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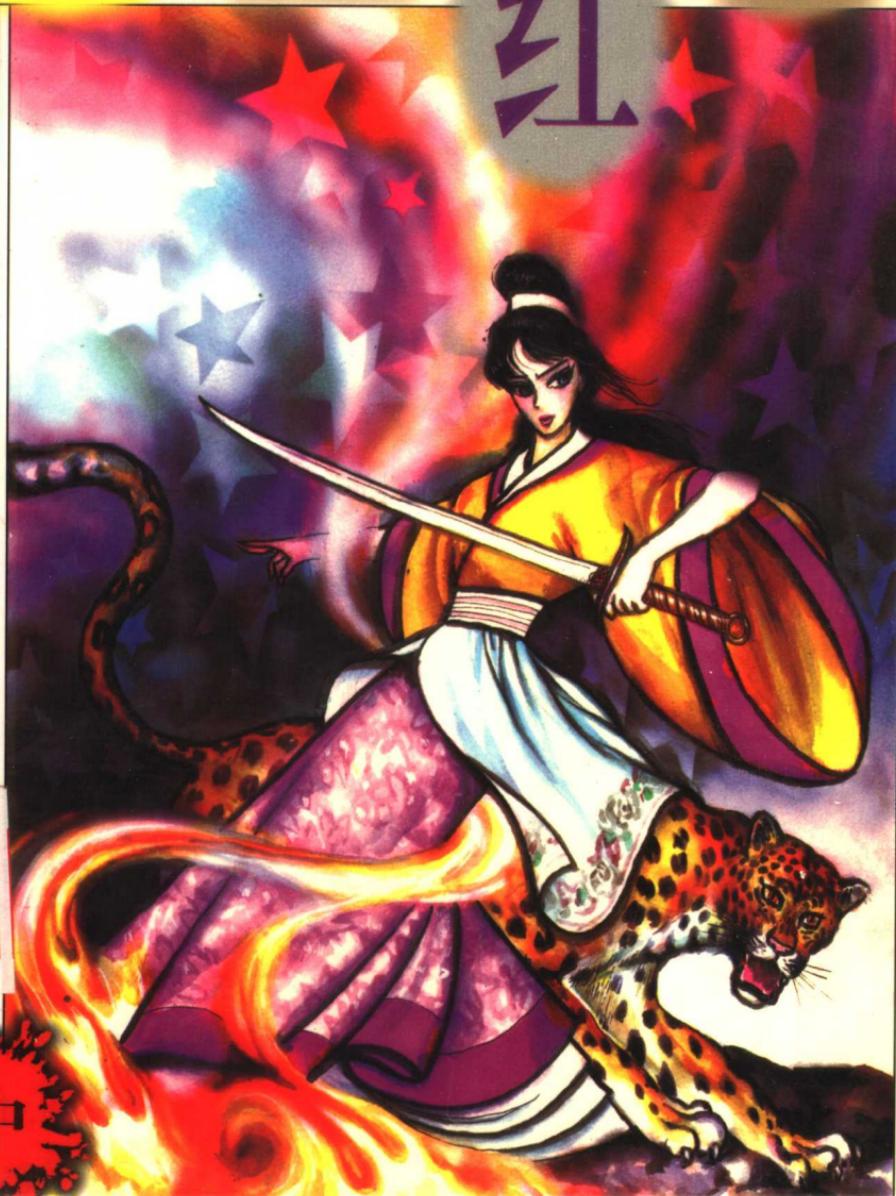
紫星红梅

3

公孙梦作品集

4

中



梦 著

紫 星 红 梅

中

蓝天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龙驹凤雏	(1)
第二回	紫星红梅	(33)
第三回	雾里看花	(70)
第四回	一鸣惊人	(133)
第五回	趋炎附势	(187)
第六回	穷凶极恶	(253)
第七回	青云直上	(293)
第八回	血染集贤庄	(345)
第九回	美人无情	(378)
第十回	歌女倩影	(441)
第十五回	贵为公子	(507)
第十二回	太湖风云	(538)
第十三回	初斗百毒精	(584)
第十四回	鏖战汤山	(656)
第十五回	龙虎会盟	(725)

第六回 穷凶极恶

此时宣琼玉厉声道：“你们休要血口喷人，快些亮出身份，以免自误！”

蒙面人中有个女子尖声笑道：“宣琼玉，你们一伙是元嗣君派来大明京师卧底的奸细，你男人陈剑书，成天鬼鬼祟祟出入京城，你妹妹宣如玉，好好一个俏娇娃，偏生要装卖解人，还有那老儿袁世雄、孽子袁勋，未过门的媳妇史锦莲，再有崔平、薛峰，你们明里做买卖，暗里串通旧元余孽……”

宣如玉大怒，骂道：“不要脸的贱人，你竟把我们店里的人名姓都打听了去，我问你，你说我们是元奸，凭据在哪里？……”

陈剑书沉声道：“玉妹，他们心存不轨，诬我等为元奸，只是个借口而已！”稍顿，喝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莫不是羽林卫的？”

有人答道：“不错，你敢拒捕么？”

陈剑书冷笑道：“羽林卫里有女校尉么？朋友，不妨亮出腰牌来瞧瞧！”

秦玉雄紧张地听着这番对答，那陈剑书原来看着温温吞吞，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现在宛如变了个人似的，凛然不

可犯。

在他身旁的司徒俊似不耐烦，突然出声道：“速将叛逆拿下，休作口舌之争！”

天井里的五个蒙面人立即扯出兵刃，翠柳酒店的人也立即分散开，但眨眼间天井里只剩下宣琼玉姊妹、陈剑书和卖解的几人，其余店伙大概进屋去了。

陈剑书使的是一把蜈蚣刺，长约三尺，形似剑，只是两边锋刃上排有倒钩，他与一个使铁手的蒙面人厮杀。

秦玉雄心中大骇，这不是毒手秀士应天华么？他居然也是金龙会的人。

再看宣琼玉，手使柳叶刀，与一个身形苗条的蒙面人交手。

那宣如玉手中仍是那个小圆球，与使双钩的蒙面人打在一起。

天井窄小，施展不开，宣如玉已飞身上房，紧接着宣琼玉、陈剑书等人也跟了上来。

司徒俊喝道：“元奸要跑，并肩子上！”

秦玉雄只见四面房头上倏地站起了许多人，把宣琼玉等人逼住，往天井里赶。

忽听几声惨呼，原来是先前从院子里遁走的几个店小二，被围在外边的人杀了。

也就在这一瞬间，宣琼玉等四人已从房头跃到了街道上，看样子他们确实想逃走。还有四人被困在房顶上苦斗。

司徒俊道：“秦抚爷，你们三人去捉那使小圆球的妞儿，

越快越好！”

秦玉雄心想，怎么叫我去对付宣如玉，当真要我去辣手摧花了，这实在是无奈何的事，把牙一咬，双肩一晃，从房顶上跃到街西。

宣如玉手中小圆球十分灵活，让人防不胜防，她身法巧妙，不与人近身搏战，凭着卓越的轻功，闪避对方的攻击时，小圆珠便及时出手。因此，被她击倒了两人。

秦玉雄才一出现在她眼前，“呼”一声小银球便飞了来，他赶紧一让，“呼”一声又有一小银球击过来，他连忙抽刀出鞘，刀光一闪，把小银球击开。这才注意到，这丫头的绳练习两端都系有小球，你来我去，专击人身上要穴，十分厉害。此时又有三个蒙面人从三个方向逼过来，未近她身，就被放长了线的小银球打得忙不迭跃开去。秦玉雄心想，不施辣手又怎生治得住她，莫被总管小瞧了。

主意拿定，运起七成功力，刀芒顿长，呼呼声中舞起一团白光向宣如玉扑去。

宣如玉连击两球都被罡气逼落，心中一惊，忙收短了练索，提起九成功力，闪避中以小球击刀，格挡住攻来的五刀。

她气得大叫起来：“好一个风火刀王，原来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

秦玉雄被她叫破了身份，不由大吃一惊，这妮子眼睛好尖，在广场见他与周涛等人动过手，居然就识得风火刀法。一时间又有些发窘，被小丫头狠狠还攻了两招，这才又回过神来，也不答话，施展开刀法攻了上去。

宣如玉武功奇特，两个小银球使得像是有灵性一般，专认准人身穴位猛打，小球上发出的劲力也非同小可，若被击中，皮破骨折。他不由心头火起，胜不了一个小丫头，他还能在金龙会露脸吗？于是毫不留情地猛攻上去。

此时一个使刀的蒙面女子过来助战，梁公柏与伏正霆也杀了过来。

梁公柏剑法也非同小可，上来就猛攻了三剑。

伏正霆却差劲得多，被宣如玉的小球一逼，就忙不迭退开。

宣如玉骂道：“不要脸，你们四个打一个，亏你们还是七尺男子汉！”

蒙面女子格格娇笑道：“我与你一样，可不是什么男子汉，我劝你乖乖儿受擒……”

话未了，宣如玉一个倒跃，从伏正霆退开的空隙中逃了出去。

伏正霆大叫道：“哪里走，看剑！”但他的剑刺出时，人家已逃出丈外。

秦玉雄心里骂道：“好个没用的家伙，连个人也堵不住！”立即提气一跃，追了过去。

宣如玉冷不防回身打出一球，秦玉雄不得不往旁闪避。

宣如玉纵身一跃上了一家民房，接着又跃到酒店屋顶上一晃不见，她居然下到天井去了。秦玉雄如影随形追了过去，小丫头正助天井里的老头等人，叫他们快走。

一个蒙面人狞笑道：“走？走到阎王殿么？小姑娘，实

说了吧，若不是要活捉你们，岂会让你们活到现在！”

秦玉雄听得清清楚楚，心想这就怪了，会主说通统杀光，这蒙面人却说要活捉。也顾不得多加思索，立即冲上动手。

忽然，街面上有马蹄声，其中夹杂着呼喝叱咤，似乎又来了什么人。

正感诧异，突然听到房顶上一声娇喝：“店家休慌，紫星红梅在此！”

秦玉雄大惊，忙收式跳出圈外，朝房顶上瞧去，只见五个女子穿着打扮一样，脸上蒙着白绸巾。他一时不知所措，呆立当场。

这时，屋面上又多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喝道：“紫星红梅，你这是自投罗网，大爷们找了你一年，不知你躲到哪道阴沟里去了，好、好、好，今日总算见面了！”略顿，大声喝道：“斩尽杀绝，不留活口，大家并肩子上！”

此令一下，动手的情形就不同了，先前心存顾忌要捉活口，现在只要杀死交差，那就容易得多了。

一时间，呼喝狠斗之声大起。

紫星红梅率二女下了房，其余三人则在房头上动手。

宣如玉叫道：“紫星红梅大侠，风火刀王秦玉雄也在此行凶，只要拿下他就可知道这伙蒙面强盗的来历！”

紫星红梅冷笑道：“小妹妹，我在房顶上看到了，这么多人，使腰刀的只有一个！”

秦玉雄一时又恼又窘，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怎么会

在这儿遇到紫星红梅呢？她有千里眼、顺风耳？这叫他怎么办呢？

此时紫星红梅已找上了他，冷声道：“风火刀王打家劫舍，传出去不辱师门么？”

秦玉雄一急，叫道：“这酒店的人是元奸，我等侠义道保国安民，铲除元奸岂会有错？”

紫星红梅冷笑道：“你说这酒店的人是元奸，证据何在？若真是元奸，自有官府捉拿，与你何干？你与黑衣女妖彭桂兰、魔手秀士应天华、追命双钩龚强这些人有何勾联？这些黑道杀人魔王何时又成了除元奸的英雄？你们到这儿究竟想干什么？还不一一从实招来！”

秦玉雄心里七上八下，他的确说不出个理儿来，但当着大伙的面，又岂能示怯？他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丢掉了前程。

于是他振作精神喝道：“我等除元奸，何须你来动问？莫非你与他们一伙？”

这时，房头上的司徒俊又喝道：“紫星红梅去年对抗金龙令，罪该万死，尔等还不将她首级砍下，徒逞口舌之利又有何用！”

秦玉雄又一惊，金龙令从总管口中说出，难道金龙令就是金龙会发出的么？去年在大旭山，参与夺镖的十个魔头中，并没有他黑心书生司徒俊呀！心念电转间，他无暇思索，立即挥刀砍出，与紫星红梅大战起来。

此次交手，不同于前夜比武，总是小心怕伤了对方。现在是一场真正的拼杀，彼此都施出了全部本领，竭力抢占上

风。

紫星红梅自那夜交手失利后，一直苦苦思索，要怎样挡住秦玉雄的那一招绝招。当时她猝不及防，仓卒应变，要不，她自信能破了他这一招。

但是她冥思苦想一夜，却是束手无策。回想与秦玉雄动手的全部情形，她不得不承认，她比他略逊半筹。秦玉雄要是再有多一些的历练，她就更难对付他。

可是，她并不服输，师门星梅剑法变化精微，她至今还未能悟透，再有多一些与高手过招的机会，技艺就能再高上一筹。但那是以后的事，要紧的是现在，她碰到了出道以来最强劲的对手，她要怎样才能挡得住他的绝招？也许再有一次和他交手的机会，她能悟出对付的办法来。

没想到今夜会遇上了他，他居然和一班为恶江湖的巨凶同流合污，使她又惊又恼，出手时决不容情。

两人一场狠斗，直杀得难解难分，五十招过后，依然难分胜负。

秦玉雄越打越惊，此女剑法无比精妙，似比那夜比武又精进了不少，要想很快取胜是绝对做不到的事，除非他内力再比目前强一筹，那么就可以在功力上压倒紫星红梅。看来，只有施出“狂风烈焰”才能治服她。

忽然，他听到司徒俊在房头上喊：“扯乎”，那是叫大家撤走不再恋战，正好他也不想伤了紫星红梅结下冤家，断了对她的绮念。于是猛攻两刀，迫使紫星红梅，双足一顿上了房。只见蒙面人一个个往镇外奔，紫星红梅的马车旁，驭手

羊操和江湖四杰及几个不认识的人站在那儿，心知今夜金龙会来的高手不多，紫星红梅一行十多人的到来，优劣之势倒转，只好铩羽而归。

他风驰电掣般冲出镇外，金刚门的周涌已牵马在路上等候，梁、伏二人已骑在马上，于是赶紧一跃上马，往城里赶。

一路上，前后都是金刚门的人，他既不知一共去了多少人，也不知有没有负伤被擒的，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赶着去，稀里糊涂地逃回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回去后他要问问会主，应天华他们属谁统领，为何不告诉他总管副总管也出马指挥，他和周涛一切听命于人，事先也不商议，所以他不明了情况，又如何去建功立业呢？

回到金刚门，秦玉雄问周涛，金刚门的人有没有伤亡，周涛说伤了七八个，没有丢命的，说完掉头而去，没有交谈的意思。

秦玉雄憋着气和梁、伏二人回二院住房。

梁公柏道：“二位，小弟有话，如鲠在喉，不说出来睡不着觉。”

秦玉雄便将两人让进自己房间，点上火烛，道：“一片混乱，稀里糊涂，真是丢人！”

梁公柏道：“丢面子的事小，要緊的是事情真相，宣琼玉那班人果是元奸么？”

伏正霆道：“梁兄，声音放低些。”

梁公柏小声道：“还有，黑衣女妖彭桂兰，追命双钩龚强

这班人算哪一门子的事？这些人也是金龙会的么？看来是的。所以，金龙会只怕不是正道帮会。那总管司徒俊说，紫星红梅违抗了金龙令，所以找了她一年多。这样看来，金龙令就是金龙会所发。凡此种种，这金龙会干的事，与行侠仗义不沾边，能是个正道帮会么？趁现在不晚，我们赶快离开！”

秦玉雄道：“话不能这般说，黑衣女妖等人若遵从金龙会指令行事，不就是改邪归正了么？会主关爷总不是邪道上的吧？至于金龙令的事，待小弟明日去总舵见会主时问个明白就是了。梁兄你可不能张口离开闭口离开，若是让人听到了，只怕性命难保！”

伏正霆道：“秦老弟说得对，既已入会，岂能轻言离会？会规中就有不准叛会一条。”

梁公柏叹道：“早知如此，就不该……”

秦玉雄不悦道：“梁兄，入会是你愿意的，反悔可不好。你不想想，关老前辈、黄副会主是何许人？难道不是白道上有口皆碑的人物么？你我有幸跟这些老前辈干一番事业，怎能不明了全部真情之前就打退堂鼓呢？更何况金龙会只忠于相爷，难道连相爷也信不过么？”

梁公柏想了想，道：“小弟也明白这些道理，只是和这些黑道上的人联手，心里实在别扭，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秦玉雄道：“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看还是早些睡吧，二位以为如何？”

梁、伏二人便各自回屋歇息。

秦玉雄老想着紫星红梅的事，一时难以入眠。看来，金龙会将紫星红梅列为对头，这事确实有些蹊跷。紫星红梅享誉江湖，有什么理由要追杀她？金龙令为何要夺虎威镖局的镖银，据伏正霆说，借镖局之名扬威。这种作法，不正是邪道门派的拿手好戏么？听命于相爷的金龙会，又怎能做这样的事？另外，最糟糕的是，他和紫星红梅成了仇敌，将来又怎能与她结成姻缘呢？这才是让他最着急的事，其他事犯不着他去操心。

想着想着不由睡去，醒来时天已大明。

漱洗毕，他向周涛要了匹马，直奔城北覆舟山，但他没有见到会主，因为关卡不让进，亮出腰牌也无用。守门的校勇说，只有持金牌身份的人，才能随时出入总舵，银牌以下不奉召不得擅自进入。他揣了一肚子气回来，伏梁二人在梁公柏屋里说话，见他来了忙招呼他。

他把上山碰壁的事说了，又道：“看来不升到高品级就受人歧视，真是窝囊透了。”

周涛着人来请他们吃饭，说接到总舵传书，两位总爷午时驾到，饭后在前院客室等候。

秦玉雄兴致又高了起来，只要两位总爷来，他就可以解除心中的几个疑问。

饭后大家到议事室等候，不多时关钰、黄武杰便来了，金刚门弟子照例列队迎候。

关、黄二人身后还跟一人，秦玉雄、梁公柏、伏正霆见了俱都大为惊骇，因为这个人竟是上虎威镖局托人镖的华隆

兴。

华隆兴趾高气扬，昂首随关黄二人进了屋，而且坐在关会主一侧，可见地位之高。

秦玉雄等三人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关钰开言道：“各位，昨夜铲除元奸失败，错不在各位。紫星红梅的出现，是总舵始料不及的。该女行踪诡秘，来历不明，数次破坏总舵之行动，实为本会之大敌。据本会忠武堂的追查，该女系元奸中的一名首脑，为掩饰其行为，故意在江湖上收买人心，扬名立万，以侠义道面目出现。是以总舵三令五申，要将其除去，为此立功者，受大奖。昨夜抚头秦玉雄，力敌紫星红梅妖女，使其未能出手伤人，大家得以全身而退。紫星红梅出道近三年，在江湖上已闯下了响亮的名头，更有追魂驭手羊操、江湖四杰、风尘二怪为其效命，是以所向披靡。而紫星红梅本人的武功，也已登堂入室，非同小可。秦抚头能力敌该女不败，足见秦抚头武功胆气过人，是以当众嘉奖……”

这番话秦玉雄听得舒畅极了，当时他只顾拼斗，却未想到这样做的功效竟如此之大。看来，关爷时时注意栽培提携他，确是无微不至，这前途无量的许诺决非虚言。

关钰略顿了顿，续道：“今日还有一事宣告，在杭州府已查实一名元奸，此人以经商为名，将所赚银两资助困集在当地的元奸，不断笼络收买武林高手，实为大明心腹之患。鉴于忠武堂人手不足，特命金刚门总执事将头周涌、总教头韦彤、副总教头方玉豹以及将头梁公柏、伏正霆前往，由抚头

秦玉雄率领。若觉人手不足，金刚门将头以下人员由秦抚头调派。秦抚头以下均暂由忠武堂堂主都爷毕震山统率。本座言及此，由毕堂主交代注意事项。”

忠武堂是做什么的，谁又是毕震山？秦玉雄惊诧莫名，他对金龙会知之太少。

这时，华隆兴说话了，难道毕震山是他？

只听他道：“此去杭州铲除元奸，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元奸府中藏有两名高手，是杭州府元奸的大头领，一个叫皮怀志，人称独眼枭，一个叫朱浩，人称震关东。跑江湖的人都知道，这两人名头不小，武功一流。除他二人外，自然还有一批武林客。由于本堂高手调遣在外，人力不足，特遣尔等诸人前往效命。明日一早动身，本座也将亲临杭州府指挥。尔等到后，至南门一家丰乐楼酒店找掌柜，此人叫葛兆春，是将头，他自会安顿食宿处，都明白了么？若无疑问，速下去作准备。”

关钰道：“其余人散去，秦抚头留下。”

人一走完，关钰指着毕震山道：“秦抚头，你现在知晓华隆兴是毕堂主的化名了吧？虎威镖局的事，你不必再过问。至于白副总镖头父女的下落，毕堂主确实不知，你不要耿耿于怀，这事连毕堂主也莫名其妙。”

毕震山一笑，道：“本座估计，白家父女两人因失人镖不好交代，故尔遁走，你却以为我们捉了他二人，你不多想一想，捉他父女来何用？如今你已入会，我们是一家人，在镖局结下的怨仇，一笔勾销。”

秦玉雄无比惊诧，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他喃喃问道：“都爷，那人镖当真是失了么？如果不是，为何要……”

毕震山道：“人镖当然是失了，这事还未与镖局了结，但秦抚头以后不能再过问此事。”话说完站起来，向关、黄二人抱拳道：“二位都爷，暂且别过，属下有事先走一步。”

秦玉雄目送他出门，道：“关叔、黄叔，忠武堂是干什么的？他……”

黄武杰道：“说来话长，不如长话短说。金龙会设有监察使，忠武堂。监察使在相府内，自会主以下，均受其监察。忠武堂执掌一批高手，实力雄厚，堂主须由督爷以上坐镇。毕震山原只是个巡头，两年内升至都爷，盖因他招纳了一大批高手，受到相爷的赏识。此人不但武功高绝，而且喜使智谋，如今手握实权，正可谓春风得意，贤侄你对他须多加小心。”

关钰道：“愚叔与你黄叔寄望于贤侄，此次去杭州府除奸，务必立个大功回来，愚叔方好面见相爷，大力举荐，并让贤侄建仁勇堂。只要招纳一批高手，这不就有了实力了么？一旦手中有了人马，相爷就会另眼相看，这一点极为重要，贤侄你明白了么？”

秦玉雄心领神会，忙道：“明白，多谢二位叔父的提携。只是建大功一事，小侄不知要如何行事才算立了大功，还请二位点拨。”

关钰道：“锄元奸最难的是他府中的两个高手，贤侄只

要除去一个，不就是大功了么？”

秦玉雄大为兴奋，原来竟是如此简单的事，当即道：“小侄定将元凶毙于刀下！”

黄武杰道：“说来也巧，毕震山贪功，四处派人出击，因此闹得人手不够，只好向我二人索要贤侄参加。在他而言，功劳是他的，不过利用贤侄的武功而已。殊不知恰好给了贤侄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只要贤侄得手，愚叔等二人就可趁机将贤侄引荐给相爷，并力促建仁勇堂，由愚叔兼任堂主，保举贤侄为副堂主，升至督字级。这话贤侄不可为外人道，记在心中便可，切记切记，若走漏消息，大事难成！”

秦玉雄欣喜若狂，不住感谢二老栽培。

回到宿处，伏梁二人在等着他，不等他们开口，便把白远昌父女的事说了。

梁公柏道：“你相信他的话？”

秦玉雄道：“都是一家人，他为何骗我？再说白老镖头就在我身侧，出了事我能不知道么？那天在林中的几人，别人为何安然无恙？”

梁公柏道：“说来也是不由人不信，你知道毕震山是什么人吗？”

秦玉雄道：“小弟刚下山，知道的江湖人物都是听师傅说的，而且数目不多。”

伏正霆道：“毕震山外号幻龙笔，手中一对判官笔功力非凡，是近十几年万儿十分响亮的人物。他非但武功高强，为人也很正道，行侠仗义，广结人缘，和黑道人物也有往来，